

叶廷滨

# 虹



虹是一种记忆,反过来说,记忆中有些东西像雨后天幕上的彩虹,散发着新鲜空气的清爽,这样的东西,是生命中的彩虹。

南方山区的夏日,常见彩虹。夏季山里的天空,也配得上气象万千这个成语。云从山头上飘浮起来,好像是大山的梦离开了做梦的石头,一块又一块的云片,会聚成满天的乌云。那些乌云更像是发怒的大山,急匆匆要找到回家的路。走山路的人,更会关注头上的这片天空,在夏天它更容易发怒了,喜怒无常。只有当它破涕为笑时,才给

您一弯彩虹,让人心情,透明如这雨水透过的空气,清新如这一滴滴雨水洗过的树梢的绿叶。

记得十五年前,在云南的滇西横断山脉中,我们坐着一辆面包车,在高山峡谷里穿行。这是中国作家访问云南代表团,泼水节前后,深入滇西进行了近十天的访问活动。陪同代表团的是云南省作协主席晓雪,代表团一行,团长是邵燕祥,同行有柳萌、汪曾祺、韩映山、李锐、毕四海等。汪老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此次故地重游,

精神好,说话也多。那些忆旧的话,忆的是青年时期的往事,说起这些事,汪老也显得年轻多了。行走于云南的山间,耳听汪老讲西南联大的轶事,此次云南之行有了历史感。改革开放之初,云南滇西地区还十分贫困。记得到了保山地区,作家们登台给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讲演,热情的主人给每位作家赠送的礼物,就是用草纸包好的两斤当地出产粗制红糖。在一个县城,好客的主人们,用大碗酒大碗肉招待作家,饭后,主人们都要汪老给他们留下墨宝。如今向名家求字大概

今年春节回老家,听家人说,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没下过一滴雨,雨雪奇缺,肯定是个大旱之年。到地里看看,麦苗旱死不活的,长得连往年一半高都没有,油菜基本上旱死了,抓一把土捏捏,都干成粉末了。村里的老人说,解放以后没有这么旱过。不能这么干等啊,得想办法,于是,我的一个90岁出头的堂叔出了一个高招:求雨。

说到求雨,在我们这个靠天收的地方,那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我小的时候,还见过求雨的盛况,那是上世纪50年代,是个大旱之年。村干部们本来是反对求雨的,说那是迷信活动,可村民说吃饭要紧,只要能求来雨,管他迷信不迷信。后来,干部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村民们闹腾了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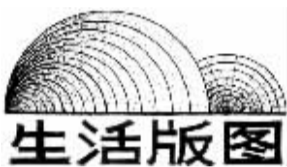
我记得,一天早晨,人们都集中在村东头的龙王庙,一边敲钟,一边打鼓求雨,扯着嗓子高唱求雨歌。然后,众人抬着龙王泥像到各村游行,加入青龙队伍的人,皆手执小旗,虽烈日当头,还不能戴草帽,脚要穿草鞋或蒲鞋,表示虔诚,以感动龙王。游行回来后,还要当众烧掉一个用纸糊的叫旱魃的怪物。如果三天内还不下雨,就把龙王抬到外边晒。让它老人家也尝尝干旱的味道。后来又过了多少天才下雨,我忘了。反正那年粮食是减产不少,因为饿肚子的个

都知道“润笔”,那时候不讲这个,主人觉得让你写字是看得起你!汪曾祺是他们最看得起也最敬重的作家,加上汪老的字也写得好,从吃完晚饭,一直到深夜十点多钟,汪老一直“笔耕不止”,挥毫泼墨。县领导要了,秘书们要,秘书要了,工作人员要,工作人员要了,工作人员的亲友要……写到深夜,接待我们的办公室主任,要为汪老提神,给汪老提来半瓶酒,晚飯酒席剩下的半瓶酒。我一直在场陪着汪老,觉得这实在不礼貌,便说了他几句,大意是怎么给汪老拿来剩酒,你们要字要得也太过了。汪老制止了我,把酒倒进茶杯里,笑着说,谢谢,真有点累了。说完接着写,又写了十几幅字。这半宿的劳作,这半瓶残酒,像是此行留在记忆中的一道彩虹。一提起汪曾祺,就是想起这件小事,比他的小说,更生动地划亮记忆的天幕。此行最后在昆明结束,分手前,汪老写了两幅字,一幅是“刚日读经,柔日读书”,一幅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分别送给我和我的妻子。

虹是一种记忆,是生活中一个片断,它不挑背景,然而却让背景美丽。那天生出出租车回家,大雨骤降。急风暴雨来得快,也去得快,当出租车从北三环路转到南三环的时候,一道彩虹从三环路的潘家园桥后冲霄而起,把水泥楼群变成了童话书的封面。潘家园因为有个规模不小的旧货市场而全国闻名。几年前,我从东郊的广播学院搬到潘家园市场对面的小区,因为书太多,新住处装不下,搬家时把两书架子送给了邻居。我在新家刚刚住下不到一个礼拜,有人告诉我,我的一些书信就在旧货市场出现了。可能是邻居把书架上不用书籍杂物卖给收废品的人了,卖出的书刊中,也有不少我夹在书报中没来得及清理的书信。一位网友告诉我,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冯至先生寄给我的贺年片,标价200元。听了这话,我急急赶到旧货市场,转了一大圈,没找到,那贺年片已经被别人淘走了。心里空落落的,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纪念品啊!我和冯至先生是在1987

管成子

# 谁在为齐如山写序



2009新年伊始,读的第一本书,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新出的齐如山所著《京剧之变迁》。

当年的“四大名旦”,身边皆有捧角的“虎”,如罗瘿公之于程砚秋、陈墨香之于荀慧生、金菊隐之于尚小云一样,齐如山是“梅党”的中坚人物。据作者本人回忆,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曾两次出国游历,其间特别留意了解欧美各国的戏剧演进与剧场组织。1913年回国后,即在北京“正乐育化会”为艺人演讲,极力主张改进中国戏曲。他与梅兰芳是通过300多封书信往来而订交的。除扶持“梅派”艺术之外,齐氏本人也成为创见最多、著作最丰的一代戏剧理论大家。这本《京剧之变迁》,即是他的早期著作,于1927年出版,当时书名为《中国戏之变迁》。所以,这本书也是80年前的旧著重印。不过,在人数最多的“梅党”文人里面,也是参差不齐、良莠不一的,以这本书所保留的两篇序言来说,两个写序的作者,人生的结局都不是那么光彩。

且说第一篇序言。作者为赵尊岳(1895-1965),字叔雍,江苏武进人。其父赵凤昌,字竹君。曾为张之洞部下,民国后积巨资到上海,大量收购《申报》股票,成为大股东,赵尊岳因而得为该报的总秘书。赵尊岳曾出版过《罗浮梦杂剧》,算是戏剧大院,可惜被后来的名声弄坏了。1938年汪精卫发表报日《艳电》后,赵即加入汪精卫汉奸集团,曾任汪伪国民政府铁道部政务次长、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汪伪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伪宣传部长等职。抗战胜利,全家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959年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说为文学院院长)。

其实,赵尊岳的父亲赵凤昌,更是清末民初政坛上的活跃人物,辛亥革命时期,在南北议和谈判中充任高级幕僚,人称“中山宰相式人物”。2008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出版了8册《赵凤昌藏札》,是当时政界、商界、教育界等各界高层人士与他往还信件的合辑,彩色信笺,名人手迹,所议之事,无论巨细,均为当时历史之见证,里面还有大量的戏剧史料,只可惜太贵了,定价高达7200元人民币,不是我等草民之力所能购买研究的。

第二篇序言的作者,署名“哲维氏”,经查,其人正是福建侯官(今福州)的黄渡(1891-1937,字秋岳、号哲维)。这个同属于“梅党”人物的人生经历,更是奇特。他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识字,七岁能诗,1903年来到京

师读书,自幼就有“神童”之誉,著有一部《花随人圣庵忆》,流布至今。作为“梅党”,黄秋岳曾为梅兰芳办理文案,据说梅的《霸王别姬》,就是倚仗着黄秋岳掰开揉碎的细说,才把虞姬的性格刻画得丝丝入扣的。可叹的是,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这个大才子竟向敌方泄露重大军事情报,以通谋敌国罪被判处了死刑。

黄渡罪行,说来惊心动魄,那是上海“八·一三”抗战开战之初,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召开只有七人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研究对日战略,会议决定堵塞并封锁长江最狭窄的江阴水道,让长江中下游的几十艘日本军舰无法逃跑并予以击沉。正当军事行动正在布置之中,在南京、汉口等地驻防租界的3000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70多艘舰船以及三万左右的侨民,却在中海海军实施“封江”前仓皇逃逸,致使这一军事行动落空。后经查实,此次重大行动的泄密者,正是行政院高级机要秘书、当时任会议记录员的黄渡与其在外交部任职的长子黄晟。黄将情报夹带在自己的帽子里,借去饭馆吃饭之机,让日本特务将衣帽架上黄的帽子掉包藏走。案发后,国民政府于8月26日将黄氏父子连同其他汉奸18人一起判处极刑。有一种说法,当年的日本特工,正是潜伏在南京的女间谍南造云子,她利用黄色诱获了最高统帅部掌管机要文件的黄渡。据说蒋介石对此案极为震怒,所以,17人均是被枪决的,独黄渡一人是被砍了头的。这也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首批处决的汉奸。

黄秋岳的这个序言不长,五六百字而已。手边恰有此书第一版的复印本,比照一下,发现新版有不少错处。如开篇“余自■年旅都,始聆歌曲,及今亦已二十余年”。“■年”,意指旧时儿童束发成二角的样子,也是黄族京求学的个人经历。但这个“■年”,到了今天的新版里面,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昔年”,原意被扭曲了。接着还有一词“■奥”,但到了新书里面,变成了“穷奥”。“■”是空的意思,跟“穷”字怎么也挨不着边,莫非编辑误认为是“穷”的繁体字,就一厢情愿地将“■”改为“穷”字?

其实,新版序言中的这两个错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有,一查既得,算不上疑难杂字。由此看来,在今天旧著重印的浩大工程中,亟待提高的,还有编辑的基础知识水平。此外,新版序言还有不少断句之谬,读来让人莫名其妙。

张伯驹《金缕曲》有名句,“梅高程首皆有党,问谁人、拼命捧花面?空出了,一身汗!”当年四大名旦靠的是自身本事,才享有如此盛名,岂是“粉星”捧出来的?旧著重印,不以人废言,两篇序言得以保留,这家出版社可谓还原着历史。如书中能再加以注释,让读者知晓这写序言的赵尊岳与“哲维氏”是何许人也,这种还原会更清晰了!



50岁以前,要常数数头上有几根白发;50岁以后,要常数数头上有几根黑发。

【漫画】赵春青

薛峰

# 求个安心

那天风刮得很大,与母亲一起从街上回家,路过巷口的拐角处,母亲不走了。我问怎么了?她指了指旁边的一棵大树,说,看见没?那根断树枝快被刮下来了。我抬头,果然是,有一根断了的树枝在风中摇动,只有一点皮还与树干连接着,但是如果再来一阵大风,断枝肯定会被刮下来。

“你上去把断树枝拽下来。”母亲说。“你不懂。”母亲说,“如果谁从这里经过,万一断枝掉下来,砸着了人咋办。”“可那又不关你的事。”“但是,你既然看到了,就应该防止它砸着人。”母亲说,“咱只求个安心。”

求个安心,这是母亲教给我的做人之道。有些事,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不做是你的本分,但做了,能够对不起良心。事实上有许多事都是这样,面临着做与不做的选择,而这,正体现着善良与厚道,平庸与伟大的区别。

有天中午,八岁的小侄女给我打电话,说小区后的自来水管爆裂了,地上流了好多水,“都是干净的水,看着怪心疼的,这事该向谁报告啊?”……我当即表扬了她,这种公德心,弥足珍贵。

与朋友一起进书店看书,朋友每抽出一

本书翻看一会儿后,就随手插进书堆中,有一些书的封面都折皱了。而我总会把折皱的书拿出来,平整后再小心翼翼地放进去。一次我的举动竟被书店管理员看见了,她微笑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心怡然。

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那孩子胖乎乎的小手,总是爱往凳子缝里伸,万一挤着了,后果很严重。于是我也把情况告诉了那位年轻的妈妈,她同样谢个不停。其实,我可以不说,更不是为了获得感谢,我只求安心。

下火车时,看见两节车厢之间站了许多没座位的人,我会对他们说,往里走,还有一些空位能够坐。其实,我也可以不说,但我求个安心。

雨夜,从小道走过,途经一段段泥泞的地方,很是难走。随后在路口遇见也欲拐向小道的入,我会对他说,改走其他路吧,前面泥泞。其实,我还可以不说,但我求个安心。

我不能决定他人的选择,但我只求安心,有这,就能够享受生命中每一处细小的宁静和悦然。

领导站在窗前,久久地没有说话。大家都看着领导的背影,不知道领导在想些什么。

外面阳光正好,照在窗外那个二十几平方米的阳台上,也照在阳台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物上。那些杂物都是上一届领导留下来的,放在那里有很长的时间了。

领导咳嗽了一声,然后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轻轻掠过,然后说,我有一个建议,大家看看好不好,我们把阳台整理一下,种点蔬菜行不行?领导的话很轻,但是每个人都听到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老张先发言了,我可以看到,我早就想在阳台上种点东西了,要不是……老张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要说什么。老张是这个科室的元老,因为阳台的使用问题,老张曾和原来的领导有过意见上的不一致,私下里意见颇多。

我看不行。二把手也说,一来可以美化一下环境,二来还可以陶冶情操呢。二把手的意见让大家眼前一亮,大家随即也都跟着说,行,行,我看行。

领导笑了一下说,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咱们今天就行动,要不都赶上时令了。至于种什么,大家来说说看。

我看种点西红柿吧?一个说。也可以种几棵辣椒。另一个说。还可以种两棵黄瓜。老张挠挠袖子,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如果有地方还可以种一株葡萄。二把手说,等到春天到来的时候,绿荫如覆,藤枝结果,那应该是什么样的景致?大家七嘴八舌,场面一时有些热闹起来。领导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领导觉得这个场面很好,一个科室嘛,就得有点热闹劲儿。领导最后微笑着说,我看这些都可以种,不过大家要给我留一点地方啊,我还

齐夫

# 求雨

人记忆最难忘。

其实,谁都知道,下不下雨与求雨毫无关系,这个道理就连两千多年前的荀子都明白。《荀子第十七·天论》记:“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意思是说,举行求雨的祭祀便下了雨,这就是什么?答道:没有什么,就如同不举行求雨的祭祀也下雨一样。

所以,对于堂叔关于求雨的建议,村干部们只是笑笑,就像是听到一个遥远的故事。堂叔无奈地摇着烟袋走了,一边走还一边嘟囔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求雨是笑话,但抗旱却是当务之急,要再旱个十天半月,今年的小麦可就要绝收了。说到旱灾,电视上公布,今年全国有一亿四千万亩小麦受旱,占小麦播种总面积的43%,形势很严峻。如今虽然中国富民强,家底殷实,无论如何不至于再饿

死人,更不会出现像白居易笔下“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惨景,但粮食减产,生活水平下降,则是肯定的,弄不好有些村子就要“返贫”,重新吃救济。

求雨,求龙王不如求自己。说话间,大年初二,三级政府抗旱会议就召开了,政府打井抗旱的专项资金及时拨下来了,浇一亩地补助10元钱,专业打井队请来了,上边指导抗旱的技术小组也分散到各村了,乡村干部实行了抗旱包干到户责任制,挨户督促指导。部队派来支援的催雨火箭也准备好了,天上有一有雨就施放。我正月初十四城前,小麦已普遍浇过一遍水,麦苗开始返青,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让人多少放了点心。

不过,旱情并未真正得到缓解,还得继续努力抗旱,既然龙王爷靠不住,咱就自己救自己,拼尽全力和老天拔河吧!

耿志刚

# 牵牛花

【散文诗】

牵牛花

有风不要紧,你抓住篱笆。只要篱笆存在,你就存在。

有雨不要紧,你紧贴墙壁。只要墙壁不倒,你就不倒。

你傲视群芳,它们都在你的脚下。你昂首向前,吹着胜利的喇叭。

然而……离开篱笆,离开墙壁,你就只能匍伏地面,那些鲜活的枝叶,就会渐渐枯萎。

虽然你有茎,却挺不直腰杆。虽然你有喇叭,却发不出声响。

群芳曾经在你脚下,但它们自己站着。它们没有喇叭,却有小鸟、小虫为它们唱歌。

你至死都不明白,你太多了触手,但太少了骨头。

帆(一)

帆骄傲地爬到最高处,望远远方。“船能前进,全靠我!”帆鼓起肚子,大声说。

那些船工,像是没听见,各自忙着手中的事情。

“我要生气不干,看你们怎么办!”帆的肚子一起一伏,狠狠地吐。

船工们不理它,各自忙活。风看不惯,扭过头去,不再帮帆。

帆心中发慌,赶紧溜下桅杆。船工们不慌不忙,操起桨。

船继续向前。

帆(二)

行船靠帆,以借风力,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

行船之帆,多用布来制作,高高悬挂在桅杆之上。这里讲的“帆”是现代之“帆”,已经不仅仅限于“布”这种材料了。例如领导的批条,虽然是用纸做的,但是一样可以起到帆的作用,帮你顺利抵达彼岸。“批条”还是有形的,像电话、捎话之类,这些无形的帆,同样有其超凡的效力,同样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占有高高的位置。

这种“帆”,应该让它降下来,沉到大海中去。

星星

书上说,有的星星比太阳还大,比太阳还亮。

可是,在人们眼中,星星们显得那样渺小,满天的星光,赶不上一个太阳。

是的,太阳真大,真亮!月亮的光,也是太阳给的,星星能比吗?

是的,万物生长靠太阳,有说靠星星的吗?

星星,星星,不要生气。人们所以看不上你们,是因为你们太小;你们所以太小,是因为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大,太高。

向日葵

【小说】

年底的时候,科室破天荒地被评上了公司“优秀集体”的称号,据说还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荣誉呢。领导把所有的人喊到一起,吃着菜花子,把明年的打算好好地畅想了一回。

但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新年过后不久,领导却被调往另一个单位任职了,二把手接了领导的班。大家看着窗外的小菜园,都有些感慨万分。

春天到来的前夕,下了一场大雪。二把手(已成一把手了)站在窗前,很久才说,今年我们还种菜吗?

种啊。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说。

二把手说,既然如此,赶紧给小菜园弄点雪吧,春雨贵如油呢。

看着忙碌的大家伙儿,二把手又说,今年别忘了再种下一棵向日葵。

大家都停住了手中的活,看了一下二把手,然后异口同声地说,行。

漏斗

你接触过东西,你到哪儿。

水送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有时,你颇自得;看我,四“河”为家。

有时,你又不平;我也有根,却没有实实在在的位置。

劝君莫自得,劝君莫不平。

四“河”为家,只是没有作为。

根不落地,全因随波逐流。

浮萍

风扯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

水送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有时,你颇自得;看我,四“河”为家。

